

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
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
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
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
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皇帝即位
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
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
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
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
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
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
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
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
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
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

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

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欺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自含而舖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飧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

東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
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
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
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
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
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
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
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
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
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

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

云杜武夫公侯于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
君則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
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
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
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待
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
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

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敬對曰：公見親吾
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尹亦且亡避吾親君
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出令皆去。盜遂歸
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曷，而死。智伯之臣豫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
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
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
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
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報而問之。

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癘，吞炭為啞，欲
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
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
水漿，可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
也。

晉遂藥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

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
今臣三世於藥氏受其賜多矣臣最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
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
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
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
帝東遊良與容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

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
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
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
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
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
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
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
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
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

死而况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

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

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

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

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
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
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
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
田溇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
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
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
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
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

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
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
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
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
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
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
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
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
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

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
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
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
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
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
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
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
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
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
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爲僕奪閭職之妻而
使職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
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
何傷職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
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
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

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
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六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疆者
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
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
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
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
之修近理內政樞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
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

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
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六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疆者
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
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
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
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
之修近理內政樞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
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

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

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今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乂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

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

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
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
不可稍而掌也可弁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
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
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
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
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
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
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

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

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

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

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

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

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

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

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

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
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
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
者乎若有見暴如是父者又必不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
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
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
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
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

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
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
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
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
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
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
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
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
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

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
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下
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
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
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
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祚
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
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

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
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
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
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
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
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
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
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
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

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
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嬖慝
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
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
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
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
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
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

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
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
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
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
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
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
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
府治爲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

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

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
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
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
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

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
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
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
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
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
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
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
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
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賤宓

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
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
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
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
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
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
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
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敢不承命乎

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
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
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

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

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

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

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

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參知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姑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取巨無親者取小

夫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

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夫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

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
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
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
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
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
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
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
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
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
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
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
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誇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

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
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
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
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
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
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
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
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

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
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
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
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
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
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
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
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

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脩竿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

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噐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噐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
無由入矣

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之君不對
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
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
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
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
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

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
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
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
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
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
惜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
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

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

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

事... 此非... 田忌... 國也... 曰... 軍將... 發... 使... 國上將軍... 是齊使申孺將... 王僅得存耳於... 上將軍至擒將

百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
沃之路興矣

向說苑卷第七

劉向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

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秦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芻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徙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弁翼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
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竒晉獻公爲之終夜
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
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
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徃世而規
已事其必然也如今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僭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
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
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
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
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
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
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
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
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
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
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
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
子之賢也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
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人君知能見賢而皆
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
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
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
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覈觀
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匹麗之宮威王
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刦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
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
餓死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